

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梅 志 著

伴囚记



工人出版社

伴囚记

梅 志 著

伴 囚 记

梅 志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国际合营华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97000

1988年 月第1版 1988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310册

ISBN 7-5008-0242-0/I·69 定价：2.05 元

目 录

茫茫前程	(1)
第一课	(21)
山雨欲来	(43)
暴风雨	(65)
萧索秋风起	(75)
蛇与鼠	(90)
大病一场	(108)
深山养病	(126)
相濡以沫	(144)
学种番茄	(159)
又带走了	(174)
盼	(190)
后记	(208)

茫茫前程

我们带着和家人再一次分别的哀伤，离开了北京。火车飞速地向前奔驰，整齐的市区房屋不见了，代替它的是乡村小镇和青灰抹顶的农舍，再远去就只有一片黄土地和站在路边的枯树了。而我的心情就象这大地一样的荒凉，面临我们的将是什么？何处是我们的归宿？……

这时，两位同车厢的四川公安厅工作人员，从外面进来了。我赶快擦干眼泪，装出没什么事似地和他们打招呼。黄同志送我们进车厢时曾作过介绍，现在他们又自我介绍了一次。那位年长的是×处长，另一位是×科长，他们还特别说明是因为别的事和我们搭伴回成都。再有一位坐的是硬卧，要我们叫他老冷，原来他才是正式办事儿的。

那位处长看上去只有五十来岁的样子，后来

从谈话中知道，他只比F（胡风，下同）小两岁，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。他不但头发浓密很少银丝，还留有长长的鬓角，就越发显得年轻了。×科长，四十来岁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工作人员。那位老冷呢，从外表上看，矮个子，说话慢吞吞的，好象很木讷。

处长向我们要车票，我说没有给我们呀。这下子，处长和老冷都慌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有那位科长很有把握地说：“等会儿向他们说明一下，没得关系的。”他们这才安下了心。果然，来查票时一问，原来黄同志已直接将票交给列车上了，当然一定还对车长嘱咐了什么话。

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，睡觉就更早了。这时，科长拿出了一副扑克牌，对F说：“我们来耍一把，怎么样？”F好象吓了一跳，赶快摆着手说：“我，我不会，早已忘光了。”“不来百分嘛，我们来拱猪，很有意思，也很好学，我们又正好是四个人。”

F不好推辞了。这样，就由他们教着，F学着，四个人拱了起来。F有时出错了牌，几乎成了“猪”，于是车厢里就充满了笑声。

我只好在一旁结我的已开了头还未结完的毛

线背心，这是准备给颖大姐的外孙的。现在，我坐在这车厢里将被带到人地生疏、前途渺茫的地方去，就更想念在北京的朋友们和亲人们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车到西安站。远远望见一座朱红油漆、古色古香的车站。再一细看，月台上果然站着晓谷的小小的身影。这时，天色阴暗，正在下着毛毛细雨，他孤零零一人站着，看了真使我心里难受！再一看身旁的F，他也看到了儿子，但并没有露出一丝的喜悦。只呆呆地望着。

儿子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走进了车厢，和我们谈着话。一再说他暑假时一定会到成都来看我们，并且还说，“这儿到成都比到北京还近一半路呢，我一直就想到成都玩玩。”用这些话来宽我们的心。

F拿出了他出来后在国际书店买的彩色明信片，要晓谷选几张。但他只翻来覆去地看着不做任何挑选。爸爸忍不住说话了：“这么美的明信片，你看，喜欢哪几张，选选吧！”

我看出晓谷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并且还有点为难；虽然公安厅的工作同志在外面坐着，但眼睛可在看着我们，而他父亲那一片诚意又不好推却。

我就赶忙自作主张替他选了两张，一面说，“你看这两张挺不错的，只一个花骨朵，傲然独立，不是很有骨气吗？”

他只是唔唔地答应着，这时乘务员已来催客人下车了，他就拿着这两张明信片，匆匆和我们告别下了车。他望着我们的车徐徐开了，还在向我们招手。

这对我还没什么，因为这多年来，每逢寒暑假，我们都要见面又分别，一想到暑假还能见着他，我就没什么伤感了，可是F却唏唏嘘嘘地哭了起来，这使我觉得奇怪。我就想到了，离开北京和昨天在火车上的分别，他都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的，现在是一起爆发了。我不敢去劝慰他，因为我一开口也会跟着哭起来的。我知道应该深藏自己内心的悲哀，但不知怎地，眼泪还是不听话地流了出来。可能是年老了，感情脆弱，同时泪腺也松弛了吧！记得过去F是从不轻易落泪的。我只好让他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哭完了心里会舒服些的。

果然，后来他如大梦初醒似地擦干了眼泪。正好餐厅服务员来问晚饭吃什么，要不要送来吃。我就请服务员给我们弄个冷菜，我们想喝点

啤酒。

一个大拼盘，两瓶啤酒，五个人共聚一起喝酒聊天，真象是朋友一样。这样，气氛显得轻松多了，F的心情也就好了起来。在火车上的这最后一夜，F过得还算愉快。

目的地到了，我一看，说是七点多钟到，怎么天还只蒙蒙亮呢。我好奇地问是不是提前到达了，他们告诉我这里的冬天要八点才出太阳，和北方不一样。我们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下车。可是他们不但不忙着下车，还不让我们离开车厢，直到全车的人都走完了，才帮我们拿下行李在站台上候着。

一会儿，远处跑来了几个人，就拥着我们出站了。走到外面时天已大亮，只见那里停了两辆吉普车，有一辆还带着拖斗。来接我们的人看到只我们两个，似乎很失望，齐声问道：

“娃娃们呢？还有娃娃嘛？……怎么就只两个……”

看到他们表现出的失望样儿，我心里可真不是滋味。

天府之国的成都真是得天独厚！我刚离开的

北京，大自然是一片光秃秃的，人行道上的树木见不着一片绿叶，那些枝条在寒风中飒飒抖动，只有在公园的温室里才能见到绿的叶红的花。而在这儿的车站外的花坛上，我们却看到了红艳艳的串儿红和碧绿的矮冬青树。还有一种植物匍伏在地上，紫红色一球球的，我感到奇怪，不知是什么花儿，再一细看，原来是变种的洋白菜。花坛中间除一大片绿草外，还挺立着一棵针叶四射的铁树。这个花坛，它显示出的生命力，使我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望，愿我们能永远生活在这多姿多彩的世界，不受严寒的侵袭！

汽车在矇矇的晨曦中奔跑，先是大街后是小巷，不知拐了多少弯，总算在一处小巷的门前停下了。我们被引进最后面的一幢房子，黑漆的大门打开了，里面是一个小院。正厅朝着这院的南山墙，我们被指定住在西边的前后两间房内，不过又说，前后厅我可以用，东房的后房娃娃来可以住。交待了这些话，他们就一窝蜂地走了。

这时，这五六间大房的小院子就只剩下我们两人了。幸好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，几把椅子，厅屋里有一方桌和四张凳子，我们还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我将随身的东西清理

了一下，一看手表快到十点了，一早忙到现在肚子已有点饿了。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他们没有留下话，我也不敢自由行动。离北京时晓风给我们买的面包点心在车上没有吃多少，这时正好拿来充饥。好在这儿倒有一瓶开水，这是最不可少的。

这餐“饭”应该算是午饭了。F有午睡的习惯，我只好将带来的毛毯铺在床上，用我的大衣给他当枕头，将就睡一会儿吧。谁知他一躺下就睡着了，可能是太累太紧张了吧。能睡，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他倒是具备了。

他醒来都快两点了，还不见有人来。我们真闲坐得无聊，只好慢慢地将剩下的面包吃了。大概到三点钟时，他们回来了，×处长高声地说：

“饭吃了没有？”我们指着桌上的面包屑说刚吃过。他显得有点尴尬，只好说：“今天领导上没有时间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样吧，先休息几天，行李又还没有来，暂时只好在外边吃饭了。不过……我看由老冷陪你们一道去。”他又补了一句：“有什么事可以找老冷，张光人要出去最好和他在一起，好招呼嘛！”还为我们介绍了边上坐着的一个小老头，“他是老王，你们没来时

他就在这里帮忙修整屋子，今后就留在这里，你们生活上有什么事也可以找他帮忙的。”他和老冷又问我们在北京的情况，主要是问F出狱，公安部有什么规定，我们很老实地将那张写有所定规则的条子给他们看，老冷马上抄了下来。最后，×处长说，“那就让老冷陪你们到街上去吃晚饭吧。”就准备走了。还是老冷仔细，赶着说：“还得叫人送被盖来罗，他们带的不够。”×处长边走边应着：“我去叫，就送来，就送来。”匆匆地走了。

我们算是得到了允许可以上街去吃晚饭。老冷陪着。

原来一走出我们这条横街，外面就是宽阔的马路，属于热闹的大街了。我们在周围走了一圈，我努力记下哪里有饭铺，哪里可以买早点，哪里是杂货店，这些都是我开始生活所必须知道的。老冷向我们介绍了几家饭馆，我们还没有决定进去，后来说到陈麻婆豆腐店，我们感到了兴趣，因为早在抗战时的重庆，就常听成都来人说到它。谁知它就在我们的前街。这次可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品尝这闻名已久的豆腐了。那手上搭着抹布的么师问我们吃几份，还问要什么

菜。我想，今天是到成都吃的第一顿饭，同时还得请老冷这个客人，当然应该一人一份还得两个菜一个汤才象样儿。豆腐端上来了，从外形一看就引起了我们的食欲和好感：白白的豆腐上面撒着棕色的花椒粉和青青的葱花，周围是一圈红得发亮的油，配得有红有绿，十分好看。但一进口，不由得我“吱啦”一声，又烫又辣，几乎合不拢嘴，但又不好意思吐出来。等这麻辣劲过后，第二筷就自然而然地吃了下去，同时也品出了这麻辣豆腐的味儿了。再扒一口饭进嘴，就不那么麻辣了，吃得还真津津有味呢。所有的菜都是辣的，我们还事先关照少放辣椒，但就这样还是够辣的。只有那碗菠菜豆腐汤又青又白没有辣椒。这在北京是见不着的，这时的北京只有大白菜和大萝卜，要吃上点温室黄瓜不但要花上块儿八角的，还不易买到呢！这顿饭菜算是补偿了我们少吃两餐饭的损失，算下帐来才只两元多钱。

这样地过了好几天，行李还未到，我份内的事一样也做不成。这里天亮得晚，我们没事就躺在床上等天亮，八时后才起床。我已经能自己上街买早点了，午饭晚饭还得由老冷陪着去外面吃。三天吃下来后，我开始为吃饭感到苦恼了。老是

这些大油大荤，又麻又辣的菜，吃多了也就感到腻味了，加之F有痔疮，吃辣子多了大便困难，想吃一点炒青菜，就是没有。而菜市上的菠菜、紫菜苔是多么诱人啊！再说，吃饭时总有一个陌生人陪着，只好想方设法找点话说。我这当主妇的还很感为难，吃得好了与身份不合，太差了又对不起陪着的客人。我又不知道他会怎样汇报，所以每顿饭我都要一再征求他的意见，连想让F喝口酒，也得他表示愿喝才行。加之这人又十分拘谨和矜持，更使我们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，所以再好吃的饭菜也越来越吃不出味儿了。

刚下火车时我们看到的是花团锦簇的成都早春天气，谁知到第三天却来了一个倒春寒，天上一片阴霾，寒风吹得花枝东倒西歪。我们穿上大衣还冷得缩着脖子，回到屋里仍然是冷嗖嗖阴凄凄的，简直无处躲过这寒冷的侵袭。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北京，那里尽管天寒地冻，但呆在屋里却总是暖暖和和地，能躲过严寒，更用不着穿上大衣。

寒冷和无所事事，一天天地实在难熬。F就笼着手在屋里踱步，我也没地方可去，没人可谈。我就说：“我们还是说说今后该怎么办吧！总不

能老是这样坐冷板凳吧！”

“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我有许多事要做呢！行李不来，上面不来人谈话，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说，“好，这些不去管它。我想先整理出我在狱中默吟的那些诗，在北京时只抄出了一小部分。”

这时，他立即伸直了腰，也不笼着手、佝偻着背了。一边回忆，一边自己吟唱着，高兴时还特意大声念给我听。我听着听着，看着他那份入迷的热情样儿，也不由得受到了感染。这屋里不再象冰窟似地冷了，随着他的诗句荡漾出了一股暖流。他有时自己也感动得眼里闪出泪花，声音低了下来，越来越苍凉以至嘶哑。我想到他在狱中这十年就是靠自己创作这些诗篇温暖自身，才没有被独身牢房的孤独击垮，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我说：“过几天我们到街上去买稿纸，你还是把它们从头到尾写出来吧！还能记得全吗？时间太长了可能忘了。”

“我现在不是在从头背诵一遍吗？大概能记起的，有好几千首几万行呢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写（默吟）它的？”

“大约在1958年后，同我谈了几百次话，忽然不来谈了。我想，问题该谈得差不多了，就等着最后处理吧。这时又没别的事，一个人蹲在这十多平方米房间里，胡思乱想那是最糟糕的。虽然已开始给我看报，但是一份《人民日报》从头到尾连广告都看完也只能用几个小时，其余的时间就只能在屋里踱步了。一边走着脑子里就出现了许多的诗句。先是自由体的诗，但实在记不住，又没纸笔可以录下来，就改用旧体诗。诗越做越多，我经过多次的试验，创造出了一种连环对旧体诗，只要记住了上句，就能够容易地想到下句。每组分八句或十句，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方法，不过我用字尽量地做到通俗易懂（不象写旧体诗那样用典用古字），让人们一看就能诵读就能懂。而每一诗（曲）里我都针对着一个人物，这些人物有的是熟人，有的则加进了我的一些想象。他们就伴随着我度过了这漫长的孤独生活。”

“难道这十年内，都把你关在屋里，没让你干别的什么事吗？”

“那也不尽然。有时审问我，是押我上别处去的。每天都有人按时从那观察小孔里观察我，不过我看不到他。”F加重语气对我说，“那个

你来见我时接待你的麻脸管理员，就整整观察了我十年！……每天还让我放风一次，没有固定的时间。夏天，有时正在太阳当顶的时候让我出去，而冬天就在傍晚冷得要命的时候。这些我都不管，只要能出去，能和大自然接触，我是绝不放弃的。带我去的那块四四方方的十几平方米的砖地上，我还可以自由活动。这小院大约是一个田字形的方块吧，有时会听到隔壁放风人的咳嗽声，四面的岗楼里站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，而抬头见到的山，几乎是铁灰色的，连一棵绿树和青草都看不见。有一次，我在院子地上砖缝里发现了一棵小草，我真高兴。可惜它已被太阳晒得蔫蔫的了。第二天我就口里含了一口水喷洒在它身上，后来我天天如此，它活了很久。看着它那绿的叶片长大长高，蔓延到一小丛，真使我感到欣慰。我不能不佩服这小草顽强的生命力，能在这砖缝里生根发芽。当然我也想到，如果没有水它恐怕也难以活下去吧！……这不是和我一样吗？能够在旧社会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活了下来，如果不是学习了马列主义，很难活得像个‘人’样儿的。现在，如果没有对党的信心，恐怕也是很难活下去的吧！”他沉默了，显出一丝黯淡的愁闷